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己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己酉駕幸飛山營閱砲　遺史曰上出郊按砲而竿折拽砲人有死者上不悅賞賚有差因登城北壁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北諜兩路侵入有砲五百餘

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耳軍器監提舉官内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京城所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于我哉或謂駕部當理會駕部則曰庫部何不收終不能盡搬入城既金人至城下盡爲攻城之用　靖康小録曰十月二十日聞真定失守唐恪聶昌耿南仲猶且誣奏以謂真定通判獻城敵豈能破也又邀駕教砲七十座議者以謂萬乘之尊出教七十座砲縱砲之可以殺人

能得幾人尼堪再陷龍徳府是日尼堪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議事是日通判李諤出城入尼堪寨見尼堪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粮斛來我等乘夜過去諤入奉聽是夜入城言于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語通判昨日相見言不打城壁只要犒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衆皆曰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只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早尼堪使人來問犒設物衆官上城城

上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諠言罵詈這裏無犒設物諤止之云又不可但與他所許物無使攻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耶遂以刃中諤而敵遂攻城城陷殺戮甚衆刼掠無遺

知府張有極被俘

十八日庚戌范訥除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制曰推轂以行所以示倚成于閫外築壇而拜所以隆聲望於軍中屬嚴武服之共載修戎備

之飭時諜元帥斯得異能咨爾薦申聽予誕告右金吾將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宫髙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户寔封七百户范訥莊毅而不撓静深而有謀職該事物之微學貫韜鈐之要慷慨自許蚤蜚英於武科發聞性休久積代于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兆隴之中權丏閒祠宫避寵環尹朕方軫疆陲之顧頗深鼙鼓之思對以燕閒有言可績寄之綏撫非爾而誰是用還之旌旄進律益川之重式其車服視儀亞傳之崇於戲

時方艱虞民亦勤止兵選耎而不振惟紀律之宜明將
㡳愎而寡謀惟節制之宜審非晝畧無以制勝非忠義
無以感人隱如長城茲有全策徯佇爾功之茂庶幾吾
國之寧可特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
路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户寔封二百户　金人陷麟州
建寧寨楊震被害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
功補三班差遣從討方臘至台州黄巖縣又解台州之
圍進官修武郎知麟州建寧寨金人攻寨欲降震不從

時寨兵精壯者悉從折可求死于交城之戰所餘老弱百數守弗堅震奮力守城金人急攻閲旬日城中矢盡城陷震死之震之子名沂中方從征河朔得免於難次子居中執中亦被害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詔書朕通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所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徒待其斃今仰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

連衡相為救援見便即動無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捍敵得守城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于朝廷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効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往往泣下真定府謟報到京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真定府之報上大憂之患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衛兩邊乃下哀

痛之詔　詔河東河北清野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
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
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敵纔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
日惟疏食卑詞厚幣繼修和好通賂之使項背相望凡
有所求悉從其欲冞晃車輅稱號之美猶無所愛所以
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
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
擄財物積聚皆遭刼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

為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衆捍敵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為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為福興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示爾衆咸體朕意

臣僚及催發諸路勤王之兵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攻出我不意故河朔諸州堅壁不

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守臣之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則事平之後當行軍法今者敵將逼河伏望睿斷行下樞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急而後至則斬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行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唯陛下聖察奉聖旨依奏其

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甚難所宜愛惜詎以一眚遂廢終身除係籍挾姦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棄遂廢士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體此意以示至公尼堪等令楊天吉王汭持書問朝廷遺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元割三鎮書曰大金古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

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啟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元約復變況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爲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廼者差蕭仲恭趙輪等賫書報復回日輙受間諜之語陰傳私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爲定中過朝廷奉到宣

命據此釁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令差保静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副使前去若深悔前過請令皇叔速趣皇帝弟惲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誠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茍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先是麟府折可求獻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聖明如

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不論也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為尼堪遊兵所得　宣和録曰先是斡里雅布軍既還燕山尼堪尚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以和議書至尼堪聞斡里雅布大獲金帛屢遣使數輩來意在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强盛如此當與敵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等過河吾胡為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者等逾月不遣有部管趙輪者燕人

狡獪懼不得歸乃紿以情告館伴猶倞曰金人有耶律
金吾者領契丹精鋭甚衆貳於金人愿歸大國可結之
圖其主猶倞以聞朝廷大臣即信之以詔書授輪賜耶
律納衣領中仍賜輪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輪還首獻
其書于尼堪尼堪大怒以輪表聞其主具道南宋反覆
之狀得報云深入攻取事無大小皆委元帥府從長措
置施行　靖康要盟録曰先是於四月因金使蕭仲恭
等還朝客賜耶律大師以黄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

于左金吾耶律上將軍右都監耶大師昔我烈祖章聖
皇帝與大遼結好于澶淵講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
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鬬之事通知遠久
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
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奸臣童貫等
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納結仇讐賂以金繒分據燕土金
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人神恫怨致金人之強暴
敢肆陸梁俶擾邊境達于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

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
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輙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
日大臣先誤國貽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為兩
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
趙輪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
兾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國人無如金吾
者適諳至意良用欣懌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
大功謀立晋王寔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

禍去國向使前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于天祚不害其為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行至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為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于外宜有西南招討大帥之助雲中留於尚書願忠佐之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唯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面道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　靖康遺録曰先是斡里雅布退師回燕

山遣蕭慶來催前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衆議以敵人要盟城下請割河北而并入河東自敗元約敵人貪而無信不可復與金帛請收其使者于是送蕭慶于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户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吴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敵所滅不能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與伊都謀共興兵以破敵上遣吴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户慶見敏即痛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

渝盟而來督金帛羣臣不忍故請留大使于此皇帝以大臣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敏奉候慶泣謝因陽罵云金人反復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滅之乃立異姓稱藩國臣之王契丹外孫也强見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大臣誠能賜以誓書約為兄弟如先朝南國故事願歸約國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讐破金人必矣即大朝遲疑不

決本朝孤弱唯其所制中原之難未有既也敏心喜以為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伊都書令慶賫去厚待禮之慶得書遂行始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尼堪由是敵愈忿矣以工部侍郎王雲借尚書持書從王㳟使于軍前書曰姪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人往敷誠悃曆明無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奸臣童貫贇謀誤國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位即有悔誤之心頗聞聖

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郎君之至汴城自無力攻之
事國相元帥之圍并州止守從初之約載惟信義實不
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姦臣一二近在朝堂但
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間之事輙敢肆行將使
兩國之情義不通懽欣不接姦邪之罪若此竄斥之典
何逃瑕垢盡除羣情所快今兹循省已自篤于私誠亦
冀寬明無或追于往咎顧三鎮乃祖宗之地當務保持
況大國有伯姪之親宜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為歲

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為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彌忘盟誓之堅自應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慱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亦同至愿不宣謹白　又書昨回告發知有絹書奸人詐僞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和緣此揑造意在間諜頃者按治已正典型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王雲口陳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

懽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

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王雲

陳謝有下項事令雲告求皇子郎君謂如三鎮有太宗

皇帝行宫先祖陵寢在内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

征討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税租折為銀絹三十萬

代割三鎮通舊來銀絹五十萬每年通計八十萬兼此

日皇子郎君曾言下項禮數惟大金皇帝開境數百里

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袞冕等為謝及令使人附䆠

臣等表奉册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齋戒十萬人祝延聖壽王雲至真定斡里雅布大怒謂雲曰禮物復還若二十日之間不即割地則提兵至闕下矣　遺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亦頗厭兵遣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星夜奔馳到京師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肯許之雲與少宰吴敏素不協以事黜責雲

出唐州雲獨再抗疏論列利害敏百端沮之竟不遣至是敏已罷相王汭還朝廷遣雲偕行少宰唐恪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幵作告議以懇三鎮之地其畧曰若郇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廟殞亡識者咸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王汭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御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之所為也汭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大金皇帝徽號上乃卑詞深明其故非朝廷之

罪厚禮遣芮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盡二十九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尼堪陷平陽府知府經畧使林積仁都統制劉鋭棄城走 宣和録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

平陽其將劉嗣初領其衆聞尼堪已圍太原密遣人獻平陽圖于尼堪於正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尼堪既破太原乃進攻汾州且分兵以攻慈隰以此諸郡勢甚張汾州堅守以待救朝廷分河東為兩路其隆德府即為東路經畧平陽府即為西路經畧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將張克戩死之當是時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甚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銳統衆駐劄平陽以捍北邊然國

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
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敵領銳師以
寇回牛嶺敵于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
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散去敵乃
登焉十月十四日敵至平陽銳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
吏皆縋城而出自後威勝隆德澤州皆失守矣　逢敵
記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陽府三十四里見村落間牛畜
車乘居民婦女官員宅眷扶老携幼號呼之聲蔽川而

下問所從來云敵破汾西縣并靈石縣趙城霍邑縣一帶驚移人户避敵至此是日晚到平陽府謁平陽府都統劉統仲武之子語余李宣撫被召种安撫河北廵邊种公至鄭州以疾乞致仕相繼差折彦質字仲古遵正子也陞宣撫判官權宣撫使事李宣撫未至諸帥及制置司統制官申發邊機文字五六日無與決劉云雖被命差充統制並無人馬汾州劉統制張思正人馬又不知所在止有今日統制官李安人馬步兵一千

一百人馬八十餘疋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嶺把隘又不屬管萬一敵馬出没何以支梧余退即謁太守林學士名積仁字充美集謂林曰敵騎次第不久至殊不為備何也林云城上敵樓今春為背叛歸朝官劉嗣初耿守忠所爇無軍兵無粮食無器具何為可守也集謂林曰此學士已不作守計林曰係殘破州郡寔不可守余云既如此可於南門差官堅守先遣出婦女老小留壯人居城中以省粮食是時城中尚有七八分人敵不至

即已萬一敵至旋作處置林令宜候請兩都監令開門放出婦女老小留壯人十月初八日至宣撫司見折宣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鄉兵自太原走出至孝義縣言城破日城中尚有萬餘人官員并宅眷軍人富民縑帛盡為張孝純焚了唯餘金銀張孝純與其子被執軍民皆癯瘠委頓宅眷皆投濠河者不知其數途中又聞金人遣使講和其大不然之但以此相款要生姦計爾所過州縣皆相慶悉已弛備使司須行下令嚴作

隄備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甚恰亦上心來又云甚過
州縣無軍馬無粮食無器械何可使之守也使司當契
勘速僨那之撥應副軍前遇敵又不納級及數處有潰
散軍兵哨聚作過如温泉縣汾州回牛嶺一帶可速築
寨以為離落折公曰公近日邊上來盡知仔細又將官
所論甚好有數事欲再煩公出又曰近得旨令極力保
守平陽府并汾州一帶平陽府今為汾西縣路帥府隆
德府今為威勝軍澤州等路帥府懷州至內管安撫司

使公事知平陽林積仁不依守計都統制劉鋭是朝廷差來不用命可煩公往彼見林積仁語與朝廷今日陞平陽為一路與一州事體不同萬一失之是失一帥府堅不作守計何也汾州平陽分擘軍馬應守禦次第可與劉鋭商量施行劉子羽差余前去平陽府勾當并照應汾州一帶余納劉子申奏朝廷納級指揮當格每納級轉一資是時軍前遇敵殺獲更不納級候邊事息日一例轉資乞支撥軍器於嵐岢州縣乞將統制官并戰士

七日一次犒賞乞召募有武勇使臣幷効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請給食粮乞給旗二面付其招集潰散軍兵日下分募支給請受招集五百人減二年磨勘乞差撥軍馬前去軍前應援使喚乞支降遂州縣少闕錢粮得兩日行下指揮數內軍器更切於見有州軍償那宣撫司重行應副降賜庫造旗二面付其招集潰散軍兵武勇使臣幷効勇各計召募十員名差撥人馬余十月初六日早辭晚宿狼車即發牒遣介往隆德府請姚李二漕

理會錢粮初九日晚至澤州城外馬鋪安下初十日早謁直龍圖閣大守高世由三日招集潰散軍兵一千三百餘人悉皆赤露癯瘠並日下給券親自押赴平陽府經畧安撫使林積仁具以折公之語白之林云城決不可守余云今日事體不同太原已失此壁爲帥府屏捍一路極力保守以御前近降處分甚是叮嚀令漕司與宣撫司亦自極力應副敵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計何也是時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曰甚好來與

都監到城上一觀余即謁劉都統下若干兵馬其近離宣撫司見近宣撫言聯發軍馬來劉云並張思正軍馬共有萬人差使處已自不少十一日登城周圍二十四里敵樓戰棚一百五十餘座經耿守忠劉嗣初焚爇之後更不曾修𤜉有五百餘領但可以掛搭四門敵樓以百步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合用三萬人城中止有軍兵三四千人余問兩都監答云少匠人闕材植余又問你不憂顧直招百姓匠人其昨來行趙城霍邑道中瀕

河汾見官中𥳑筏拋失于道次者自不少何不取用兩都監又云盤運費力余云今若取于趙城霍邑事無及矣城中樹木遂急盡伐以用如有不足拆係官空屋舍并民居空屋内民居空屋後來官中修還并牒施行都監又曰見官科撥行下諸縣應副至今諸縣不為著緊余對曰待牒府取曾弛慢縣官職位申宣府司至二十四日申後謁都統制劉銳云適得回牛嶺急報余云都統莫順遣援兵否劉云統制司見管軍馬一萬餘人遣

四千軍五百匹馬往回牛嶺把隘二千軍隰州見存者四千軍馬五百匹敵至豈不要接戰守城禦敵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書來求援兵書辭懇切要郝仲連提兵三二千救援府州已破豐州并二寨探報得欲來攻府州極是危急劉曰此處軍馬見患少郝仲連自是宣撫司差充平陽府路副都制本司不敢差須申稟撫司余云都統更宜多方擘劃措置事不可緩退謁林經畧林云今日偶得進奏官報具落職與遠小處監當具已是

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經畧更承受得何處文字若
止是進奏報未得朝廷劄子便豈可交割離任且更細
審之方當邊事之際但恐擅離朝廷怪訝愈不便林云
恰得關報敵馬擊散回牛嶺把隘人昨夜已到趙城縣
次第已過趙城縣余對云昨夜劉統制方聞敵馬在回
牛嶺今晚到趙城其行甚速余顧林經畧使令輩問此
去回牛嶺近遠云一百九十里某少頃拜別經畧且行
林曰却往甚處某云事已畢且歸司余退畧早飯欲別

林經畧餼畢至使衙即見林公戎裝索馬張蓋余至即請余余問經畧所出林云適又有關報敵馬離此三十五里余云劉統制知否莫須遣兵把截掩擊不可使向邇林云恰報劉統制兵出城復又入城不知如何遣人傳語問矣公得行否余云即令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趨南門遣行人于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約兩茶間見酒肆往來人云敵馬已至城下斯須余親隨任忠約行李至云不可出矣敵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文字

立濠根叫云打話余謂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於營務尋一安下處我自登城已時看至城已有三四百騎後面塵頭不絶相繼而來時至酉約有萬騎立濠根携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軍民有文字在此將索來約上城去我問你㦤可降也不降若你㦤不降時大王領人馬從絳州掩你㦤下來看走出那里去城上人皆不答又問如何不做聲今都來攻打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與你㦤一夜商量來日恁地時城

破也敵馬遂退離東北四里劄寨余語劉統制敵馬既至請都統速差官分壁地分催軍民守城軍兵稍有上城上百姓并本府官吏盡不上城余語劉統制云若林經畧不上城何以率官吏軍兵劉統制云遣人請不見余云待其自去請躍馬至府衙中悄然問林經畧在否云已登城即至城西問來往軍民曾見林經畧否云著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見兩都監一監務余語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城余即下城于街巷親率百

姓上城家至户到呼召非老即小或婦女輩壯者悉皆逃避矣盡率軍民止守禦得東城兩壁餘無守禦雖有登城者亦皆乘間擦城逃避斬十數輩不能禦過至侵夜兩壁守城人擦城逃去十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盡余守南門至五更忽隨行人報統制官西門統制官已出至二十五日夜余亦遂出行十五里聞敵兵發鼓掩殺我軍行二十五里天曉敵兵追赶驚移逃避人户稍截車乘并頭畜四百餘道間居民婦女扶老携幼或

相離棄號呼之聲所不忍聞是日城中居民與官吏皆走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胡舜陟言伏見陳闕蠟書其詞哀切言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人敵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十四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金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也臣請為陛下言之古

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息民而貴和今敵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金人貪利不已今日陷一城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捲之意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倫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依金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于亡陳闕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

而我何計之失也今敵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心乎　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某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為宗社

大計第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於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耳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東中山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絳州軍亂守臣官吏散走　河東逢敵記曰十月二十八日絳州被潰敗軍兵幷本州軍兵放火自亂太守朝散大夫李

彌傳并官吏軍民散走獨存市易務官吏度不得免自操鎗刀殺獲十數人遂稍定是時絳州衙兵為太守擡轎既行出城各捨轎而去復入城中攘奪金銀李守遂步行至高樂絳州倉庫有漕司金銀縑帛粮斛約三百萬河東漕司歲計在此只童貫平貨場疋帛兩綱是六十萬皆被奪去　遺史曰是日軍亂守臣李元孺通判徐昌言棄城走軍民刼軍資庫並四川一百八綱盡在絳州不卸然後河東州軍轉請人知富饒遂致攘取帑

藏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黄鍔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先次以禮物等往因議和　尼堪至澤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急正之胡舜陟上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其事好還國家自熙豐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

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
不毛之地而驅赤子蹈鋒鏑死者不計其數往者竭其
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
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人
乘勝長驅中原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
下踐祚適于斯時宵旰之勞未見微効盖天怒未解人
力豈勝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覩今日祖宗寛大
之政民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

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閽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陸沉州縣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改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皆反正之庶幾震怒一解妖氣自銷詔令三省照

應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盡其日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卒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廵邊至懷州遇疾奏利害於朝曰金人頃邀金幣安然北去今若復來是必集諸國大舉鋒

鋭不可當臣前計不聽青滄衛滑既不宿兵無籬藩之助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至於守禦攻戰責在將帥戰鬬事非萬乘所宜任也詔師道赴闕計事還都而卒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道隱君之後其先世衛誇誼皆為名將公復能世其家威著西夏燕山之役公為都統制論詔童貫不合節制不復從公出既失律以劉延慶代之二太子之入也公自陜右同弟師中姚平仲等提河隴勁卒赴難京師遂除同知樞密院時二太子攻

封邱門公建議乞優以金帛官爵募敢勇之子乘城縱敵人登城甫及女墻即執而殺之且令城中發喊不輟縱火誘敵人使登不信宿可盡戮之白時中李邦彥吳敏李綱皆聽既而勤王之師大集公欲簡科分為三等上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厚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敵二三里環營守之總絕其剽掠使其乏絕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鋭五萬人自河陽駐潛州進屯敵營之後刻日并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時李

綱方遣姚平仲刼寨又不用公言倘欲城下決戰則渡河之後會諸道擊之又不聽平仲敗績公復言刼寨已無功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敵遁矣邦彦等畏懦又不果用敵既退除公宣撫使屯滑州既而又命移屯河陽時公年七十餘老病憊甚自力上道遂薨于途嗚呼公之料敵制勝審矣當時將帥無出其右者邦彦庸繆固不足道而李綱號為喜功名

者復不聽公策此爲可恨然公之未亡天下猶倚爲重
既復謝世孰不嗟惜嗚呼此亦天也詩曰壯哉北翁謀
深氣勁終始一節佑我三聖百戰之餘所料必勝提師
入援敵讐威令奮盡良策衆莫之聽割地增幣强隣益
横萬里長城恃爲藩屏倐嗟不禄亂何有定旌旗無光
兵民淒哽餘烈昭昭方求獨感　封氏記年曰种師道
甍猶子湘知叙州以伯父師道自來勞績奏上乞加褒
恤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準司封紹興五年六月三日勅

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故太尉同知樞密院事開封儀同三司种師道親姪閤門宣贊舍人新差權發遣叙州軍州事种湘狀亡伯師道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諒顯著見於勲業任提舉常平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祐黨籍伏念伯師道元係太尉見任樞臣薨捐之日蒙恩止依散節度使劉昌祚等例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伯師道在位別無子孫具告勅策屢經兵火並皆失去無緣詳具今畧具大節并遺表録曰在前欲乞依元祐宰

臣吕大防近例恭候行下太常寺定謚具贈官吏望朝廷酌施行伏候指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种師道特贈少保仍令太常寺定謚擬謚曰忠憲詳按謚法曰慮篤國家曰忠文武可法曰憲勘會本官係特恩贈謚依指揮合命詞給告伏乞朝廷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太常所申司封公到勘會种師道生前封告昨緣渡江散失案牘無憑契勘外尋將渡江後應管簿書檢照得無种師道封告除下已种湘取

索侯列別具狀伏供申施行奉勅旨古者死而無謚至于周有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褒貶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焉垂勸天下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种師道世載韜畧性服仁義早親有道大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致使黜休北敵内侵起授師柄昌言擊計國勢所憑和議奪之乃至禍敗驅馳出入以沒其身天下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

之資是宜為憲使爾不朽名言在兹精爽未淪尚歆加
寵可謚曰忠憲　告詞云材弗冗于當時名愈高于後
世自賢哲遺恨常多朕方聽鼙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
奪肆加褒恤載揚芬芳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
密院使贈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文武具宜忠孝無爽
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于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
既沮於和議功莫遂乎戰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贈典
未及人情鬱然因猶子之控陳升亞保而作寵誦詩見

方虎之烈閶聲思頗牧之風夢想音容撫嗟何已恩章所及其尚知歆可特贈少保餘如故

折彥質撰公行狀曰公諱師道字彝叔其先河南人曾叔祖放隱君者退居長安豹林谷子孫因家焉曾祖昭衍贈太保曾祖母徐氏贈廣平郡夫人祖世衡贈太傅祖母劉氏贈普寧郡夫人父記太師母尹氏贈永國夫人伯父開府儀同三司諤以郊祀恩補公三班奉職從破西夏米脂城遷右殿直用試換法入選左任成州寧州鎮洮軍推官開

府公既捐館幕屬徐勲輙用印作奏薦士詔御史問狀勲即引朴為證朴開府公之子也公馳至京師上書訴狀斬然在衰絰之中豈復與聞他事倘不獲免焉似為夏人報怨耳神宗皇帝即日赦出之陝西轉運使王斂臣聞而義之辟以為屬罷為熙州推官帥司以並邊儲事無急于糴買粮草者遂以委公盡除攬官弊俾商賈不病而價以平事如期辦使來取其法下諸郡會同谷縣有猾吏訟田逮繫凡七十人再期不決乃檄公權縣

事公至取案牘閲之窮日之力不可徧然所訟止于母與兄也公遽引吏置之法問曰母兄訟常也淹再期以擾鄉里亦足矣吏服罪闔境快之由是二十八保各繪一像而祝焉改右宣義郎知邠州新年縣哲宗皇帝方任章楶經理西事辟充涇源路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其後城没煙峽秋進克州南年會鹹泊口獲六路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百官入賀于紫宸殿獻俘于宣德門奏功于裕陵西夏相繼請罪納欵訖紹聖

無復風塵之警公贊畫之力為多累遷朝散郎通判原州事召對稱旨特遷朝奉大夫秦鳳等路提舉常平徽宗皇帝用韓忠彥為相以役法差募孰便計于諸路為公所陳忤曾布蔡京挾狀吒使知德順軍言者論公誣詆先政復換朝奉大夫放罷逮名姦黨坐廢幾十年始除主管華州西嶽未幾復換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都鈐轄知懷德軍管內安撫使政和元年夏國議畫疆界使人焦彥堅以故地為請累數百言公徐答

曰居故地則漢唐以來皆是也君之疆土亦蹙矣遽起謝曰準公命已私事于公曰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伸子姪之禮于下執事也詔乘驛赴闕下顧問邊事公曰無為可勝來則應之毋妄動以生事此其大畧也朝廷方欲圖功于遠陞右武大夫俾還任力請奉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二年再詔赴闕内侍童貫寖用事矣欲以諸路近裏弓箭手往寔新邊所招而為新邊之數以快上意上質於公公曰臣恐勤遠之功

未立而近擾之患先及也上喜其忠直特賜對衣金帶秦鳳路提舉弓箭手是時五路皆置提舉官入謝上謂公曰唯卿朕所親擢也貫病之復除宮祠然賚予甚渥仍宣諭勿辭留為鄉里之費四年除涇原路兵馬都鈐轄西安州兼管内安撫使五年築威川飛泉兩寨夏人侵定邊軍築佛口谷為城名洪下軍六年以本路之兵初臨城渴甚公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至今夏人稱之以為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

使上益知公為可任矣遂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涇原路安撫使知渭州八年詔節制諸路兵往城席葦平方授工而夏人坌至據胡盧河堅壁故老我師公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潛遣偏將曲充趙抃徑出橫嶺俾牒者驟言漢兵至矣敵方疑顧而楊可世潛出其後姚平仲率精騎衆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獲槖駝牛馬萬計器甲數萬魁首阿山北精僅以身免城成而還上以夏國等臧底城為成德軍破為邊患前去王

師屢出無功詔公率陜西河東七路之師期以一旬赴六月師薄城下分晝夜以攻敵守備甚至我師益怠偏裨有據行床以督役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視此俄而城潰纔八日矣上甚嘉特遷侍衛親軍馬軍副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賜賚優渥宣和元年以靖夏城失守降授隴州防禦使二年童貫廵邊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從行二劉班秩皆在公上及其謀帥也上以公為都統制二劉副之師出蕭關而夏人

畏公威名棄永割和踏而遁兩城皆要衝也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静節度使尋以衰病乞休養御筆批諭卿之私謀固云得計朕之注意殆將付誰六年被旨徑謁宣撫司議事時童貫蔡攸已駐軍于雄州俾公盡護諸將出境公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且夫師出無名事故不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貫等曰君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歸也公請西州之兵素所服屬者知雄州和詵在坐盛稱北人

簞食壺漿欲迎王師久矣濟師何爲貫等又出御筆俾不得辭仍命詵爲副公曰彼或旅拒王師亦將討乎否也貫等曰直以文告況有成命要功而擅殺者償死既過白溝北人驟及軍容甚整詬曰爾之涉吾境也何故前軍多傷公夙戒人持一巨梃賴此不大潰貫等疾召軍還登𨺗北慨然而歎别遣辛企宗用勝健兵往挫其鋒纔接刃遂敗北人至城下使人請曰金人之畔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

年之好結虎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之得計可乎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侵疆亦云從也唯是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望諒察焉無計折之直麾令出公遽白和為吾之計亦何善於此不聽乃遣公見上然已察啟劾公畧曰天資好殺臨陣肩輿助敵為謀以沮聖意即有旨押赴樞密院問狀知院事鄭居中以文勸公公堅不從宰相王黼聞之甚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復用劉延慶果敗績而貫等出金帛招散亡以轉山迷

道為名用期上聽祖宗馭軍之法始壞矣七年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公之弟師中作守閱十有二年而後去民未忘聞公之來甚愜私為之約犯公之杖者有罰公以閑閻清淨上下肅然尋復請歸詔還保靜軍節旄致仕八年金人畔盟陝西漕臣王庶偶奏計在闕下即見宰相請急召公宰相猶疑之而和詵奏至亦言金人勢當長驅國家承平日久無知名之將獨有起种師道為帥庶少寛朝廷之憂宰相以示庶庶曰詵言及此豈非

迫于公議乎乃遣使馳驛召公而托以安危之意見於宸翰從除檢校少保静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便宜檄取兵食即發令姚平仲以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遂與之俱淵聖皇帝即位又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公公比至西京而斡里雅布屯于京城之北矣或曰敵勢衆而我首以輕兵犯之成敗可見也四方勤王之師遂將解體不若小駐汜水以圖全勝公曰吾以數千之兵遲回不進形見情詘

祇取敗焉敵孤軍深入日慮援兵之至今若徑去彼此莫測第使二騎到城門則京師之氣自振何患於敵淵聖聞公至詔開安上門遣尚書右丞李綱迎宰相李邦彥等請降詔數付師道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是夜與宰執同見上于福寧殿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但曰敵人不知兵使其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和矣公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除公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兼

安撫使公因雄州之役憂恚成疾勉强到闕恩許免拜肩輿入朝家人掖陞殿仍免隨班明日金使王汭陛對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金人渡河諸門晝閉市無薪菜公請啓西壁南壁聽出入如常時人情始安又請緩給金幣禁游騎不敢遠掠俟彼惰歸扼之于河衆可殲也公素簡嘿執政見其所陳止此頗易之前日舉朝是和議獨李綱非之上以書生弗堅用也至是與公意合凡願有爲者皆奮快從臾上亦以敵爲不足平

也山西望族唯种與姚而二家子弟每相下師中時為秦鳳帥平仲之父古為西河帥皆以兵入援兵之次舍熙河尚未至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于种氏也心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公置司都城兩驛而平駐兵于金明池因援音城外兵馬緩急盡聽姚平仲節制而刼寨之策遂行上一日遣使者五輩促公戰公附奏曰陛下先已議和又遣親王宰相為質又勑言戰者族今戰勝負未可知也他日諸公必以臣為說願詔

執政大臣熟議可否乃與李邦彦李綱及知樞密院事吳敏同對于福寧殿亦命姚平仲入邦彦等以為可擊無異詞上問兵期公請過春分節是時相去七八日上以為緩公平日未甞狥目者之論蓋欲俟師中之至以付之耳平仲探知其意急欲成功後數日兵用不利上曰朕誤于聽用非卿之罪乃獨黜綱焉凡主和者稍復振都堂晚聚公曰勝敗兵家之常正當再擊耳諸公甚之都人憤焉羣譟于宣政門外綱既復位而知公初未

嘗被逐也乃已自是和戰之論搶攘衝決斡里雅布旣歸即罷公爲中大夫宮使俾五日一到都堂議事請康覃恩還檢校少傅少日復除同知樞密院事仍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充河北路宣撫使又改宣撫使駐軍濟州寔未嘗有兵也公請會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濟衛之域預爲防秋之具諸公以金人重載初還豈易再來不足自擾費也旣而种師中死於榆次姚古敗於盤陀朝廷始震促召公還上雖厚其恩禮而執政方欲

擠李綱使去不復有用公之意公亦失愛弟力請退休遂罷宣撫使令三日一到樞密院用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尋以敗績被罪而太原亦相繼不守復遣公以樞臣廵邊盖諸公親逐李綱有疑焉也公寔不可行强之使去駐于河陽金使王汭至燕山倨甚度知敵情必大舉入侵即䟽請駕幸長安以避其鋒守禦戰鬭之事本非萬乘所宜任責在將帥可也朝廷以為怯後召還至不能入見上遣中使挾醫勞問無虚日是年十月

二十九日薨于賜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上臨哭之慟輟視朝五日賜衣衾棺槨龍腦麝臍以殮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上即位再贈太保告詞畧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于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旣沮于和議功莫遂于戰成飲恨而終昌言猶在太常謚議忠憲以心篤國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資也建炎元年六月十五日葬于萬年縣神禾原公娶尹氏贈宜春郡夫人男詰廸功郎溪保義郎閤門祗候皆已官而卒孫彦崇彦松彦

崇死于兵彦松早夭朝廷命其姪浤奉祀公初居建中避建中靖國年號改師極徽宗又特命名師道公色莊氣壯顧瞻有威寡言笑謹許可量度濶遠接物誠至爲族黨鄉里推重開府公每以公輔期之識者不以爲過少從横渠張載學多見前輩長者練達世務洞曉古今故用之爲州縣則吏畏民愛善政可紀用之爲監司則百城聳畏而不敢犯法用之爲將帥則朝廷尊長敵國懾服不用則退處田間雖畦丁耕叟皆得其懽心蓋所

學非徒爲章句而所行不徇于流俗也晚年既登要路
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而公年已深矣重以朝廷無事幾
二百年士大無有畧知兵者聞公之謀且疑而公精神
已衰又不能大振發之使其退聽此有志之士所以歎
息至今而不能已也天亦豈無意哉靖康之冬尼堪斡
里雅布直逼宫闕二聖北狩百寮係纍而公從容牖下晚
節昭著善乎始終不慭遺一老俾壽而康以中興于王
室此其難諶也宣和八年冬彦質被召來自西路與公

相值于輦過鄭乃聞朝廷許割三鎮之地繼而有旨俾勤王之師未得逼近都城公得書歎曰吾曹犇馳而來朝廷猶詋其援緩書者云云命亟殺之明日過板橋去京城纔數里而金人方知其夜令姚平仲屯兵于金明池岸聚焉公曰蕞爾兵置于空曠之地必為敵所窺矣此兵家之用巧不得不爾其後獲譯者金人亦稱其智焉姚平仲敗士民洶洶見公顏色晏然若無事者乃定頃年有客從公討敵而二年罷臥于道見而問之病既

去復命戮之客以問公公曰問為詐也不戮則人相效用詐矣及其治民惟恐其傷童貫初欲平陜西物價以低昂錢法帥臣徐處仁錢昂生異議貶民間哄然為之罷市公遽下令議法未定姑金銀準折由是涇原一路獨不失所少日部使者以錢通流約同刻奏乃謝不可曰吾邦蓋不爾也郡門空虗至閴數月訟事至庭取筆書牒尾有罪即笞撻若訓子弟無留禁者胥吏告緩急事叢或俾軍典以主之築塞樂園于懷德之郊春秋從

賔客鳴鼓吹邦人携酒肴羣坐擇勝童兒騎竹馬以壽使君熙熙然不知其在窮邊極塞也平凉士民相與起生祠塑公像而事之及聞公薨作佛事薦酒食過期乃罷金人初入都城也求吳敏李綱劉鞈折彦質與公公既不可得乃取公之姪承議郎洌洌見樞密院昉昉敵中要人也曰在雄州邂逅一見樞密若用其言斷無今日之事燕山收復碑猶在詆訾爲甚今始知忠義矣君亦何罪留此時劉鞈在旁屢歎金人既退洌等始奉柩

出都三遇羣盜皆列致奠而去與之金幣不受同行獲免者甚衆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於公見之矣顧何施而不可哉彥質嘗銘端孺之墓矣今復獲狀行文字荒淺不足以起昆仲之盛德大節然神明臨之辭無愧焉者或庶幾爾從事於西州也凡所施爲吾先人實同之其後彥質復佐公幕府識公最早得公行事最詳云謹狀　中書舍人孫覿行贈開府儀同三司告詞充國已老能固守于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廣頗未

衰卒見廢于衆譊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于齊壇入參謀于帷幄安危之意望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其剛明而克斷沉鷙而善謀早疇闢國之勲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議屢陳徙突之言釋婁欽而復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職進貳本兵庶資厭難之竒自有折衝之效憖遺之歎遽驚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爱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盾琱戈畀元戎之十乘衮衣赤舄焕命服之九章終始

之間哀榮斯極伏惟英爽歆此寵靈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一至六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易藻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壬戌盡六日丁卯

十一月一日壬戌朔夏人陷懷德軍守臣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遺史并幼老春秋皆曰先是十月夏人陷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是月夏人再寇懷德軍潛

穴地道以貫城中凡七十數處是日曛黑飛穴洞徹敵蟻綴而出城中驚駭翊世大呼喋血鏖戰以疲兵千餘當敵數萬自度必敗故縱火悉焚芻廩帑藏黎民盡逃敵入官軍殲焉敵脅翊世使降翊世瞋目叱之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畢死于烈焰中翊世解紅羅帶自縊死建炎元年八月涇原路經畧以聞贈五官與恩澤十資以所居為忠坊　劉懷德死節録曰靖康元年秋五路之師率皆勤王關輔一空夏人乘虛遣太子及其國

相李遇昌誘三瓜諸部兵合二十餘萬人攻懷德軍經畧使席貢念懷德為要衝之地擇威望可以當敵者咸曰瓦平寨第一正將劉銓忠愿得士心若欲當敵非斯無可用由是牒銓知懷德軍銓素以忠畧聞自負其才可以立功即日捧檄就道冬夏人素聞銓之名不敢為意與計屯兵綿亘數十里而圍之懷德城薄以卑兵少而食不足銓甫至懷德晝夜修城及戰守之備軍民亦喜銓莫不願盡死力銓激昂自誓戒將士以忠義節當死

守以報國敵攻城之具智巧百出銓悉以術破之敵技不能逞月餘殘殺夏人已萬餘人太子懼謀于遇昌欲退遇昌曰城中縱矢石無數度亦無繼然連諸部兵不能下一城益示弱會城中矢石盡時天大寒銓教人團泥沃以水乃與泥氷用擊敵遇昌見之喜謂太子曰果無矢石矣銓諜知之廼破墻發機石以踈其謀而遇昌攻愈急有戶掾張庭珪遽揭榜云可則守否不若降銓大怒曰掾心已負國矣是難與共事趣牽出斬之衆皆

股栗無不以一當百効用有程進者夜縋城出降悉告遇昌粮盡危廹狀遇昌乃擁進近城使以好言招銓降銓陽謂進曰爾可獨來濠上與語因謬目所以遣進刼遇昌之意頗泄其語令夏人微聞城上從而鼓譟遇昌疑懼即城下斬進督人旁外濠穴地以入銓亦于城中鑿井以應之置蒿芟井中爇之敵不得前遇昌更鑿入隧多置旗幟亂銓之覘候又及旬日敵知銓矢盡食絶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雨通判姓杜者不記其名以告

銓悉如庭珪之言銓不答杜知其不可退而自經銓處死之志已決畧不少改謂衆曰丈夫一生故不難逃其如敗國事之誅天地臨之在上焉可苟免是時衆寡之勢既已不敵饑飽之力又且不相侔是夕大雪晦暝城之西北隅陷敵衆蟻附而上達旦城中敵騎布滿于前後守陴者猶死守不敢亂乃集老弱民納小城守賊攻之三日銓度力不支乃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時十一月十五日也初城破銓欲自裁已為敵

所執太子遣人扶傷置于別室謹其護視且致意將官銓銓罵曰咄咄我顧肯降汝耶趣殺吾吾若不死決不貸汝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詔恤其家贈武翼大夫官其子姪銓字子平濮陽人唐文若書其録後曰曲端拜大將軍返而喟曰使劉子平在端安能居此即其言以子平為人不可得今見所録子平忠節若此而後知端之言蓋有以也嗚呼世已歎端不獲畢其志力而端又推而歎子平則天下後世之歎又無時而已也夫出而事

君生則無負死而英雄奇傑猶有以相服如子平幾人
也耶　李若水歸自尼堪軍前初朝廷遣李若水使金
國山西軍前請以租賦贖三鎮及若水到榆次見尼堪
太原真定已陷租賦不能贖三鎮乃還朝尼堪攻澤
州守臣高世由以城降敵
五日丙寅王雲自斡里雅布軍前回次于相州斡里雅布遣
王雲回京師奏事雲馳騔至相州語知州汪伯彦曰金
人情狀甚乖本州宜多積糧斛過作備禦計云竊聞金

寒人語言此回渡河至凉城下恐須盤薄至來夏夏初回師雲丁寧辭且云亦以此白磁守宗澤已而澤果謂雲奉使責國徒與金人張大聲勢以此奏聞乞勿信雲說　王雲歸具言斡里雅布索晃輅徽號等朝廷從之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徽號　封氏編年曰是日詔畧曰金人來請徽號及晃輅朕以生靈之故舉而與之夫名之與器以寓生殺之權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于人示人且不可況

棄與之乎與之矣則彼將以號令我我何所恃莊子謂斗斛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以信之仁義以矯之然而竊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故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不能勸斧鉞之誅不能禁竊之者尚如此今乃舉而與人懷何以制乎或曰姑紓目前之禍事大不然也曾未紓禍適所長禍何以庇生靈也若王莽篡漢而求僭璽元后拳不忍與班固以謂婦人之仁胡遂與之徽號冕輅曾不思元

后之仁乎　吳革使陜西集兵講議武備吳革登對上問割地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必入攻矣乞措置邊備起陜西人為京城役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陜西勾兵委同諸帥講議武備

六日丁卯羅索貝勒自平陽分兵一由鄆山一由翼城赴厄堪懷州之約厄堪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死之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諤張諶于潛統領沈闕張行中同時被殺　范仲熊北記曰乙巳歲秋平陽府就

粮義勝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懐州城下兵馬鈐轄與兩隊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兵不利鈐轄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雲中九月末中奉大夫直秘閣霍安國知懐州安國嘗為燕山府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與同官言金人必為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其城濬濠繕治器甲又言其歸燕山時郭藥師嘗言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煩朝廷置帥諸同事不以為然而安國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罷

幕府憮然以爲不至若此也十月閒河間府轉運司牒懷州云金人聚兵南來令懷州防備人皆云州去邊境千里而遠豈能遽至此十二月童貫自太原府回行李甚匆遽參議官節度使范訥翰林學士宇文虚中中書舍人王雲皆夜過懷州虚中昔與安國善而雲勸安國爲備甚切會朝廷遣簽書樞密院路允迪使于金國割三關四鎮之地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傳聞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見允迪出後至懷州士民數千人請允迪

允廸至髙平尼堪退過北關太原城守破朝廷以知樞
密院李綱為宣撫使督諸將救援又以資政殿學士劉
韐為宣撫副使中大夫直閣范世雄為宣撫判兼叅謀
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折彦質宣撫使叅議官四
人京畿提刑王以寧員外郎裴稟直秘閣沈琯宣議郎
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三員樞密院編修鄒柄田亘朝
奉郎韓瓘幹辦公事主管文字官趙栴趙戩張叔獻陳
淵求梁澤民張牧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為制置

使以种師乃統西番人馬以許孝烈為前軍統制既而
朝廷召李綱回以折彦質為宣撫判又進折彦質為龍
圖閣直學士宣撫副使十月懐州官因見彦質白撫司
兵馬久在城裏困倦甚矣一兩日欲去西山下排對少
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行去州二十五里正在太行山下
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語至夜還鎮熊請見
彦質忽曰今日有聖旨來說更不差大河守禦使只令
彦質一面主管仍訪聞河陽大擾令彦質往彼撫定見

說河陽人情惶惑過於懷州彦質須索自去次日遂往河陽仲熊往見知州霍安國云敵人來也折彦質已走了安國曰待奏劾此人兼懷州有粮有器甲未便打得破且大家同共上城分地分守禦次日旦闔門外市人云番人來也仲熊使人往探云安撫指揮已閉了城門少頃知河内縣趙士付歸仲熊訪之士付出見云番人來也爲之奈何仲熊問何以知之士付云城上送將牒來云先鋒都統貝勒仲熊遂往北城上見安國坐間

見金人差澤州書吏一人來下文字前面說大金有道中間背盟數百言無說已降了晉絳令懷州速降安國云如何回答仲熊未及言須臾一燕人來相揖少頃有三十餘騎來相揖仲熊問其師來之意其人語言不遜令一燕人譯語云南宋背盟我所以來我大金皇帝有一統天下之志國相英雄今又已取了太原晉絳你且看太原猶自取了則懷州何勞攻也你但說與知州令將狀來往見大都統羅索貝勒令人傳譯其所說大畧同

又問仲熊一一敘達內有燕人云是做唐鑑者孫子也又問與范仲淹是甚親遣歸云來日與州主商量了㞐已聞却出來時便攻打城也次日仲熊縋城而下見羅索貝勒問曰曾將得降狀來否仲熊云不曾將來貝勒曰何故不肯拜降仲熊云彼此臣子須各自理會假使大金使一箇臣僚守一城下撞著别國兵馬便以城降以謂如何若懷州不曾得大宋皇帝文字却便歸降恐國相聞知亦非所喜貝勒却喜曰說得是也我更不攻

打懷州仲熊云雖是都統不肯攻打懷州却恐後隊不知告覔一文字貝勒曰我大金國不使文字只一人傳一箭與後隊曰令不要打懷州又令送仲熊歸霍安國即時具事寔申奏朝廷不見回報仲熊既歸之後次日又聞敵兵已過隆德府霍安國遣仲熊迎見尼堪說以駐兵仲熊至西山離懷州約三十餘里逄見尼堪仲熊云兩朝已結盟好誓不相攻不虞國相元帥遠屈金旆以至于此必是與中國有商量者事大軍所至百姓未

曉如有所諭乞説與仲熊却令懷州安撫使霍安國奏知別差近上臣僚來理會尼堪云更有甚事理會爾南宋上皇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大金結盟共滅契丹當時元約九州土地人民歸你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金及至各自興兵你南宋並不曾收得九州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為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汝是我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你既無一謝我雖營平兩州割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户口都在你南宋界裏我

爲見百姓父母妻子離散情寔不忍使移檄去向南宋取兩州户口你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約是時却是我先興兵來及至汴城下你上皇便不做却教太子爲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寔頭言語便引回去更不侵掠是我又有大恩德于你南宋也你南宋却背盟也密諭三鎮堅守不附又召天下兵援太原我今所以再興師出不可謂之無名我本待一齊都要你南宋土地又爲

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黄河為界你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便合歸降我本欲便進兵又為州縣須要人民若縱兵多殺人民則壞州縣你與我說與懷州知州且早來降保取家屬人民仲熊對曰元初大宋皇帝與大金皇帝結盟時本朝只不曾承得文字以黄河為界乞差人至大宋皇帝處理會尼堪曰更何須差人去理會我大金兵馬如此如今去便打破汴京捉你趙皇帝來也仲熊對曰如此却非所望于國相也況是彼

此大國勝負未可知假使真如國相之言則非大金之福尼堪曰爲甚却不是大金之福仲熊云如今便一一如國相所說若趙氏爲君則大金可以保歲幣必不肯更有不相承順之事若廢了趙氏爲中國之地必須中國人做主有人起來興兵奪得則是創業之主與大金初無契分亦無恩義相臨必不肯將歲幣與大金亦不肯割三關四鎮自此歲歲用兵幾時是了期不過有人去國相處道討擄所獲多於歲幣國相試仔細思量此

豈是忠言討擄得萬萬是他人自將去國內久用兵民心怨恨國相任其責不如受歲幣安穩做大以仲熊所見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將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其餘事宜自是易處尼堪曰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添歲幣二百萬來你且恁地差人去大宋皇帝處說我且留軍在懷澤之間等你回報已前發去者急欲攻打未見次第便却喚回待指揮教與不得胡亂殺人教仲熊齎回文與霍安國說此意霍安國即時詳

悉具狀申奏朝廷既十八日回報不至番人遂于城下治攻具懷州又遣秀才六人往見尼堪問曰范仲熊所說及此申文字是霍安國不曾奏去是趙皇沒文字來六人云奏去十八日未有回報尼堪大怒奮身而起曰爲道是范仲熊小官沒人主張言語不足聽不道是我交將我文字去你南宋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有文字來我也不信差使來我也不見你且說與州主一任你們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只是不住手攻打也

須要六人遂歸霍安國以仲熊知敵虛實即差仲熊都大主管軍馬是時方得隆興府路安撫使張有極於隆德府未破時發來懷州蠟書云金人以南關衝散董恩人馬迤邐前去過隆德府關報懷州為備時敵人在城下日夜攻打初用雲梯敵樓上用神臂弓偏架女墻上用斬馬刀大斧每有敵人上來輙斬之雲梯既不能上乃使鵞車洞子狀如數間屋皆以生皮裹了下面藏數十人執鍬掘城于鵞車洞子由小梯欲登城又為城上

人以草然火放火砲燒小梯及燒打鵞車洞子開陷板夜又礧石礧木用金汁及熱湯燒灌既使不得鵞車洞子乃立砲坐數十初放入撒星砲其大如斗城上人於敵樓上排大枋㩁尺餘糞土上面結大索網又括民間青布帳幕以禦砲而敵人先用火砲是燒青布及索網放虎蹲大砲九稍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每一砲到城索網糞土大枋樓上皆破城中人甚懼霍安國令仲熊夜募鋭士二百餘人縋城刼寨約到寨殺人放火叫九州

漢兒反使其陣亂圖燒城下砲坐既下城見無數敵人馬軍連路極難行至三更向盡到砲坐下先十餘人放火而陣不亂遂硬相鬬各有殺傷展轉得出比明復縋城而上者二十四人仲熊方往見霍安國忽城上有人叫云東南上有白旗子來是朝廷救兵來霍安國急令仲熊排人馬欲開北門而敵人已打散城上十數黑旗子準備將領王美投濠而死仲熊乃率千人與之巷戰民兵散去仲熊被擒見敵樓上張紫傘一柄監軍烏舍

郎君坐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久勞軍馬本合一齊勦除我為愛惜生靈不欲按以軍威據軍士之意則要下城擄掠你可仔細說與百姓既而懷州萬餘人至城下皆稱云救范機宜去來又髙聲叫云機宜放心若動著官人後百姓與官人報讐監軍使人傳令曰不消如此又謂仲熊曰節制不在你非你之罪可貸命仲熊對曰仲熊是趙皇臣子奉安撫司指揮來將兵才微兵薄分甘死願乞一死監軍曰我大金人

說話一句是一句不似你南朝說話沒憑據既貸你命只是貸命你只是貸命更無他公事你且歸去為我喚取州主來同見國相仲熊遂回往州衙尋霍安國不見又去城北道風樓上尋霍安國亦不見蓋已為金人所擒又押仲熊去再到烏舍前見知澤州高世由通判呂民中皆同坐烏舍先曰安撫已捉得也天色已晚你且去明日見國相遂令監守次日天未明都捉去見尼堪出南門約行二三里有三坐寨其中寨尼堪坐銀交椅

皆令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部隊將鼎澧步隊將兵作一行次知官一行次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次尼堪使啚官傳令曰你許多人是誰最不肯降霍安國云是宋朝守臣霍安國率衆不降又問第一行諸軍曰是州主不降是你們都不降皆說其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令于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會得趙官家文字如何拜降尼堪令引過盡去衣服用索執縛又令高尚書說與

其它人曰你們都是小官不關你事亦不要你降各赦罪又令傳過𫷷澧路將官來其𫷷澧路將校到尼堪前皆呌云不是某等不降都是霍安國范仲熊不降其范仲熊曾領兵出戰尼堪乃傳令曰呌范仲熊遂於縣官衙中拖出剥去衣服縛了問曰元來是你不肯降仲熊對曰仲熊是趙皇臣子豈敢便降又傳令曰你全不怕我軍令為甚仲熊對曰仲熊昨日已蒙監軍郎君貸命云大金國一句便是一句貸命了更無他公事恃此所

以不怕尼堪乃笑曰難當難當又傳令曰范仲熊已貸命可赦罪乃命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監都趙士諤武德郎都監張諶修武郎都監丁潛保義郎統領𡸁澧兵馬鈐轄沈闕秉義郎同統領𡸁澧兵兵馬張行中及南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提舉河東路常平朝奉郎郝愉司録奉議郎劉汝賢承直郎司户曹事向詠修武郎司儀曹事鄭道冲修職郎司兵曹事王説從事郎司

刑曹事王舍承議教授王與權廸功郎修武縣主簿侯從從政郎河内縣主簿馬亞承節郎市易務求之祥廸功郎六曹掾張思義皆乞降宗室朝奉郎知河内縣趙士付承直郎司士曹事趙公譽忠訓郎監酒趙不怠保義郎添差監酒趙公闕忠訓郎監市易務趙子韓忠訓郎監倉趙不藏並過河金人堅要仲熊拜降乃使之地居絶其粮食止是大雪並無盖臥身上雪厚一二尺饑則喫雪或潑雪取土中蔓菁根食之如此七日偶燕人

見憐之曰此是忠孝之人可學畫物事與喫或䄂熟牛肉燒餅等見遺遂得不死一日烏舍呼仲熊至其寨中問曰聞得你讀得書多今問你兩事一則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二則問劉景升孫策何以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故必設計若才高則不假詐謀無與爲敵惟其才不高故必設計然後能取勝如水上沙囊木罌背水陣之類是也劉景升孫策雖天資英勇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烏舍聞說大喜親屈膝勸仲

熊飲酒又以宣政殿學士濟蘇摩哩貝勒官誥一道授仲熊仲熊又力辭以義不敢受烏舍與尼堪至相得而烏舍才尤高自阿固達在日三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便自專阿固達每撫其背曰孩兒們做得事必不錯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誥勅命相皆許自決國中事無大小非經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烏舍又專之尼堪總大綱而已烏舍年長于尼堪約年五十餘歲尼堪庚中生年少凡事烏舍且甚重之與二太子頗不相得

蓋二太子以貴尼堪爲舍以才自髙不肯相下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戊辰盡八日己巳

七日戊辰車駕詣种師道宅澆奠　中書舍人孫覿上殿劄子乞棄三鎮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

修爲臣言金使王汭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汭曰今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盡使鳥獸不能過也汭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何如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必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言曰方彊敵恬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

之甚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擄掠之路不出一技示以形勢憚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矣何行營大臣狂謬筭出於刦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强敵輕視朝廷使欲割三關以要吾君穽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求出楚懐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

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與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失三城而悔無寧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彊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併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易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固有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

則京師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卧矣狂生刼

塞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崤函之固

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敵兵猷駭烏驚不知所在

大臣依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鶩下無干城禦敵之功萬

一殭敵舉國而來頓兵城下有如王黼之説臣恐社稷

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敵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

獨斷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

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刼

塞激怒彊敵以誤朝廷計拙言强得罪去國今蒙陛下
召歸西省俾賛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
關之議上咈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
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以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
螻蟻之命直言無所阿隱其爲狂愚死有餘責矣先是
孫覿任侍御史日見太學生伏闕入劄子乞屏逐又于
斡里雅布退師後入劄子乞和敵又論蔡京罪惡乞竄殛
時吳敏當國大怒以妄論伏闕事奏罷侍御史責守和

州吳敏罷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初上殿有此劄乞棄三鎮其論伏闕劄子曰臣伏見北庭大將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逼京闕忽覩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歛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合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衆兵不戰而威之使去之百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刼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妄發兵禍以帷幄之臣恃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

為攻刼之計藉令出于敵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有旬日之先提舉數千兵以入空寨敵軍四合盡驅而納諸網中無一有脫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于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狥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衆伏闕鼓倡羣小妄謂宰相結連强鄰開闕延敵欲赶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撾登聞鼓呼聲動地呼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

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古衰亂板蕩法紀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嘗率諫官合論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而卒不從從之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衆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録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惕心易慮

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率天下有大變淺視官師不告而出鼓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之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毆戮遂至大訧而李綱不知羞愧尚帶其面立于朝端陳東安罪學宫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刼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倅以衆暴寡必自兹始矣臣承之國子司業時童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讙譁臣問之曰武學

落成何預太學有云頃者𠦂興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
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
止欲國盡付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
當具申學法棄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
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其論和戎劄子曰臣聞人
主之行與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于鄉里人
主維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强
敵深入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攖其鋒者中外之

憤孰不欲一戰驅之爲快然兹事甚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爲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爲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謹絶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吴育爲諫官奏言成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慎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

城銃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輙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令金人崛起為北方大國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

非戰地至于將率不才士卒驕惰軍政墮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敵爲上策彊敵乘勝頓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宫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擄掠然後與之議和使彼竦然聽命卷甲而歸足以德矣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誠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

皇授艱之托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較勝
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慈以趙元昊較北主之強弱
以寶元康定較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
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育特賜採納不勝幸甚又第二
劄子曰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
推剛而為柔適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敵乘
百戰百勝之威合諸豪控弦之士超邑赴都鼓行而至
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羣議

進和敵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饜敵人求索之心紓一旦倉猝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劒誅秦滅楚足定天下而冐頓亦崛起于北方呂太后稱制冐頓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徒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外人不必與較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侯翻

然稱善詔大謁張澤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爲任俠以勇名闗中一言從容消弭兵端貸兩國數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拊劍疾視斬頭穴胄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甞讀國史澶淵之役敵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祗結怨爲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讙言秋高馬肥復入攻矣或曰

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與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籍蹦蹄踵交道委棄金帛谷粟如山積金人長驅萬里無所阻隔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達蘭兵威大震之時尚不忍計校一

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言淆
亂聖聽而予奪之計已默定于聖心矣　詔集文武百
官議存棄三關地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
車輅名號之類猶無所惜葢欲保守祖宗之地土而金
人必欲得三鎮今欲與之其利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
害如何朕當從衆而行之不敢自任可令御史臺告報
百官初八日於尚書省集議以聞宰執親戚不預觀望
令百官庭議係宗社安危各要見得寔利害若割三鎮

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之而來各如何脩禦不得鹵莽朕無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王雲既還具說金人之意且聞尼堪臨河乃集文武百官於崇政殿共議存棄三關之地王雲唱和議誘說之習使為棄地之策建議大夫范宗尹以已願棄地之策示百官曰今日三鎮焉可不棄其言多引太王避狄去邠不以養人者害人為言繇是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纔三十人何㮚其首也持兩可之

說又十數人與者之言曰三鎮朝廷既常許之今不與是我國失信于彼矣不若姑且與之縱復背約則天怒人怨師出有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之言曰國家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無以為人人民賦貢乃其小爾況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豈可遵乎耿南仲吴幵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㮚曹輔陳揚庭馮澥孫傅李若水等欲戰朝廷大臣優柔不斷集

百官議于延和殿

八日己巳集百官議三鎮于延英殿是日各給筆札分列廊廡范宗尹乞予之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黄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必欲得三鎮割與不割利害如何金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唯梅執禮孫傅吕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以為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中書舍人孫覿劄子曰臣聞蝮蝨手

則斬手躡足則斬足何也為惜於身也今外患迭至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刼寨之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不果而腹心之患必矣方敵騎南下經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界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讐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為酷矣今

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緩兵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何人首唱比議蓋區區之慮為割地之後金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强國勢選將勵兵以固無虞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輸為城旦投之窮裔臣寔甘之不敢辭也臣又聞擇

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先是金人遣王雲約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㮚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守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待之恪曰唯是日河東金人已至澤潞斡里雅布在慶源城下朝廷從衆議割地以舒難乃以康王王雲復持禮物請

和割地北去後數日上親閲不棄地之策方畧優長大學博士万俟盧監察御史晁貫之等八人令執政審察其材而召對之盧貫之見少宰唐恪曰三鎮乃祖宗之地豈可棄之金人之志不在于割地實欲侵軼中原故藉三鎮以為基公為宰輔宜召天下之兵與之力争也唐恪言曰出軍屢衂名兵無益徒費芻糧擾百姓而已守信割地誠為上策且上欲以耿南仲王㝠書定議而遣康王矣諸公召對不宜髙論恐上愈惑盧貫之被旨

上殿二人咸曰河北三關契丹乘晉開運之難而盜有之周世宗御河親征始歸其地河東太原劉旻父子據有數世周世宗一征太祖太宗再征而後定積二十年之功殘數萬人之命方始一統而中國有三鎮得之誠難也且無太原則不能控制西北無瀛定州則不能保衛王室三鎮于中國如人四支也一支有病思欲去之既不全人從而喪身有矣況三國之民皆陛下赤子割地則棄民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孫豈為萬全之道乎𦍒

顛一匹夫也寧棄金帛妻妾而不忍棄地故終能威敵而保有疆土今陛下富有四海為中原主奈何反棄土為匹夫所恥哉大臣為朝廷以此圖國是忘萬世之業而苟圖目前之安由其計議疎拙致基本傾危誠可痛惜東漢鄧隲欲棄涼州虞詡謂疽食浸淫將無限極南唐鍾謨願棄江淮宋齊邱謂賣國竊利徒傾社稷然則為人臣而願棄國之地豈忠于主哉上曰然則奈何盧貫之曰金人率衆脅地此將深入邦畿為今之計當召

四道兵二十萬與衛兵還列城寨以衛王室然後以羽檄召天下勤王兵分屯近甸絶其所掠使深入之寇不能持久待其困獘然後擊之誠萬全之計于是上感悟不然棄地務爲督兵　羅索陷冀城縣先是知縣向淙棄城東走入曹公山民居以城降敵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二